

五音不全

WUYINBUQUAN

曹利群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WUYINBUQUAN

五音不全

曹利群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音不全/曹利群著.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7

ISBN 7-213-02273-3

I.五… II.曹…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0431 号

五音不全

曹利群 著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 责任编辑 朱丽芳
- 封面设计 王义钢
- 责任校对 张谷年 李育智
-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桐庐瑶琳镇)
- 开 本 880 × 1230 1/32
- 印 张 11
- 字 数 23 万
- 插 页 2
- 印 数 1 - 6000
-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213-02273-3/I · 61
- 定 价 23.4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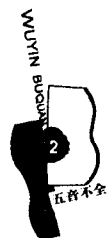
一、欧游乐记

肖邦不住 17 号	3
与莫扎特“擦肩而过”	7
随身携带的音乐	12
独坐教堂	17
在法兰克福感受流行	19
维也纳纪行	23
欧洲“淘片”记	29

二、大师速写

巴赫：小溪还是大海	35
舒伯特：背负着痛苦的流浪者	38
魔鬼、英雄，还是修士？	41
魔鬼的颤音	44
柏辽兹和《幻想交响曲》	48





为人的灵魂画像	51
用音乐进行思考的哲学家	56
大器晚成的布鲁克纳	59
想起了西贝柳斯	62
马勒:黑夜的情感	65
巴托克 50 周年祭	72
音乐史诗中的墓碑	77
如烟的悲愁	80
寂静中的声音	84
家与乡愁	88
梅纽因的魅力	93
我的俄罗斯,我的生命	96
钢琴诗人之魂	102
听施纳贝尔弹贝多芬	106
钢琴诗人利帕蒂	109
一个特立独行的“怪人”	113
我们的王健	118

三、唱片乱谈

谁来弹奏李斯特	123
谁使勃拉姆斯如此沉重	130
走出内心的晦暗世界	133
“非主流”人们的祈祷	138
“突围”巴洛克	143
永远的怀念	146

友谊与杰作	149
无人匹敌的演绎	152
晚秋的辉煌	
——有感于贝多芬晚年的“四重奏”	155
柏辽兹的宗教音乐说略	158
劫后的彻悟	
——听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	160
愁思之声	163
告别录音	166
当今流行帕格尼尼	168
兼收并蓄的亨策	170
索尔蒂归乡	173
多雪的冬天	175
白银时代的梅特纳	179
施尼特凯:从厚重到简约	181
俄国人的钢琴三重奏	183
听“老太太”弹巴赫	186
他和巴赫有个约	190
“避重就轻”的阿什肯纳济	194
奥特手执“少年魔角”	196
夜之翼	199
女儿家却无脂粉气	201
《图画展览会》为谁而作?	204
暗淡的底色	206
流浪	209
哀歌	212
《西洋镜》的传统与现代	214



四、现场走笔

不只是“新”一点

——中国现代音乐的突破 217

中国现代音乐的新走向

——听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 220

两极分化的趋向 226

谁是“英雄”? 228

老来不弹莫扎特 230

大雅久不作

——观《艳歌行——梨园乐舞》 232

以意带笔

——薛伟音乐会印象 235

走出寂寥

——听瞿小松新作有感 237

21世纪的音乐是中国的 239

在摒弃媚俗中获得境界

——波格雷里奇音乐会印象 243

风骚各领

——祖克曼奏鸣曲音乐会随感 248

酒神的狂欢 252

美国离欧洲究竟有多远 254

450年传统的魅力 256

大师后继有人 259

此“罗曼德”不是彼“罗曼德” 262

矫揉造作的哈诺伊	264
信息时代我们不再需要被感动？ ——吉尔·沙哈姆小提琴演奏会反思	266
飧宴	269
古典的馨香	271
把小提琴还给穷人 ——听拉卡托斯和他的乐队演奏	273
谭盾的“水音乐”	276
探戈，城市的依托	279

五、灯下随感

悲伤的权利	285
现代音乐的破解	287
听唱片与听现场	290
肖邦一生中的两位女性	292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故事	295
港台音乐刊物随想	301
普希金与俄罗斯音乐	306
灵魂的自白	309
错位的音乐与生活	312
秋天里的俄罗斯意象	315
谁来为紫禁城下的“三高”喝彩？	318
附录一 与邵恩谈音乐	323
附录二 萨尔茨堡音乐节纪事	330
后 记	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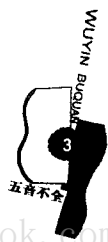
一、欧游乐记

漫步在欧洲的城镇与乡间，走过每一条河流，每一座桥梁，每一座教堂，每一条街道，都能感觉到浓郁的西方音乐气息扑面而来。虽然没有找到肖邦最后岁月的栖身之所，虽然与莫扎特“擦肩而过”，但沐浴在夕阳余晖中，独坐在静寂的教堂里，你都可以与伟大的音乐家们作穿越时空的对话……

肖邦不住 17 号

到巴黎去旅游的人，只要有可能，一定会去旺多姆广场一看。有的人是要看看广场中央那座 43.5 米高的著名的纪念柱，据说铜柱是用法军在奥斯特里兹大捷中缴获的 1200 门大炮浇铸而成的。纪念柱顶上的拿破仑塑像和铜身周围的浅浮雕吸引了无数拿破仑的崇拜者。也有的人流连于广场上那些风格简约、完美庄重的建筑。八角形的广场四周环立着底层带有高大拱门的三层楼群，分布巧妙的三角形檐饰和古色古香的屋顶窗显得十分别致。女性游客总要去 15 号的利兹宾馆 (Hotel Ritz) 作一番凭吊，香消玉殒的戴安娜曾在此小住。

就在我即将离旺多姆广场而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肖邦最后的岁月是在这里的一所公寓中度过的。我连忙问是几号？回答说可能是 17 号。我又问了一个巴黎青年模样的小伙子，他也不置可否。由于没有挂牌让人参观，所以也无从证明。我只好在 17 号周围徘徊了几个来回，拍了一张照片，只当是对肖邦一种遥远的纪念吧。直到后来回到北京，才在一份资料上看到，肖邦当时住的不是 17 号而是 12 号，住的时间也就两三个月，直到他去世为止。





肖邦住在旺多姆广场 12 号的最后岁月是相当凄凉的，那是 1849 年 8 月至 10 月的事了。想当年他初到巴黎，与李斯特、门德尔松、希勒等人同台竞技，一时成为巴黎上流社会的宠儿。时过境迁，不要说朋友再聚已成泡影，就连才华横溢的门德尔松也已先肖邦两年归西了。与乔治·桑的往来早已断绝，就连常与他一块儿谈音乐、听歌剧，周末一同驾车出游的画家德拉克洛瓦也有好几个月没有露面。病情急剧恶化的肖邦只好给远在华沙的姐姐露易莎写了信，姐姐携丈夫与女儿赶到巴黎，在旺多姆广场找了一间宽敞的家庭公寓，给弟弟创造了一个他一直期盼着的“家”的环境。这个“家”就是 12 号。

肖邦生命垂危的消息在巴黎不胫而走。此刻，在诺昂定居下来的乔治·桑也听说了，她给露易莎写信询问肖邦的病情。露易莎显然对桑夫人的背信弃义早有不满，她没有回信，甚至没有对肖邦提及此事，以免他心烦意乱。更多来探望肖邦的是巴黎的熟悉或谎称熟悉的朋友们，他们吵着要聆听肖邦的遗言。巴黎也真是个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社会，竟然有自己找上门来请求听临终之人发布遗言的荒唐事。但肖邦对每一个来访者都说了一句亲切友好的话，不知这些好事者是否把这些遗言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不过，即使记录下来，谁又能够给予确认呢？就连那句经常被人引用的、据说是肖邦在临终前说的“她（指乔治·桑）说过我将死在她的怀抱里”，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以讹传讹。

自然，上流社会的贵妇们也都来看望肖邦。她们觉得这个时候在肖邦的卧室里晕倒是责无旁贷的事。在她们的行列中，真正让人感动的是波兰同乡戴尔芬娜·波多茨卡伯爵夫

人。十多年前,初涉巴黎社交界的肖邦还是个腼腆的青年,是戴尔芬娜的“情感教育”使他在社交界如鱼得水。当年,肖邦曾按风行一时的浪漫风格给出游的戴尔芬娜写过一句话:“我希望能听着你的美妙歌声死去。”不幸此言竟成谶语。肖邦逝世前两天,即 1849 年 10 月 15 日,戴尔芬娜闻讯从尼斯赶回巴黎。人们把钢琴从客厅推到卧室,伯爵夫人强忍泪水唱起歌来。第二支歌唱到一半的时候,肖邦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戴尔芬娜再也无法唱下去了。

肖邦的葬礼是在马德兰教堂举行的。在本堂和唱诗班之间的空地上,竖起了一个高高的陵台,上面挂着镶有银色的 F.C(肖邦姓名的两个起首字母)字母的黑色帷幔。音乐学院的乐队和合唱队、指挥,还有四位独唱都在教堂的最里面端坐着。教堂其余的地方都挤满了吊唁的人,有 3000 人之多。在肖邦《降 B 小调奏鸣曲》(OP. 35)中的《葬礼进行曲》的音乐声中,肖邦的灵柩被庄严地抬进本堂,安放在陵台上。而后乐队又开始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葬礼结束后,灵柩被送往三英里外的拉雪兹公墓,肖邦的朋友们都脱帽护着灵车一路走到公墓,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纷纷停下脚步,注视着这高贵而肃穆的送葬行列。

除了巴黎市区东侧的拉雪兹墓地的肖邦之墓外,不知整个巴黎还能不能找到肖邦的纪念遗址。众所周知,巴黎在保护城市古建筑上是有过经验教训的。我不希望为了某个巨型的现代建筑物而去拆毁某位艺术大师故居的悲剧一再上演,我们身处的这个喧嚣的世界为什么不能给先人的灵魂多留一块宁静之地呢?如果在旺多姆广场 12 号开放肖邦逝世故居的话,我想会有更多的人前去凭吊,人们对拿破仑或是戴



安娜的关注也许会分一部分给我们的钢琴诗人，我也就不会把 17 号误认为 12 号，乃至所有想亲近肖邦灵魂的人都不再犯我的错误。退而言之，如果 12 号的主人不愿搬走，而且他也是肖邦的敬爱者的话，只需每天在某个时间放一下肖邦的《葬礼进行曲》，让每个熟悉肖邦音乐的人能够循声而来，在 12 号的门前驻足向里面凝望，想象一下当年灵车从这里推出的情景。或是在窗下静默几分钟，任那哀婉的旋律在我们的心中鸣响：

3 - 43 21 | 7 6 5 - | 4 - 54 32 | 1 $\dot{1}$ 5 - |
.....

让更多的人了解肖邦，了解肖邦的音乐吧。“他的天才同任何被他承袭的大师一样广阔、全面和精深；从性格来讲，比巴赫更精致，比贝多芬更有力，比韦伯更有戏剧性。他集三者于一身，然而他还是他，在挖掘情趣时比他们更微妙，在表现宏伟壮丽时更朴实无华，在倾诉悲痛时更能催人泪下。”这是肖邦下葬不久后乔治·桑为他所写的发自肺腑的悼念词，愿一切热爱肖邦的人记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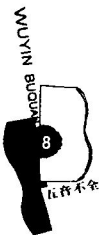
2001 年 1 月

与莫扎特“擦肩而过”

到达萨尔茨堡的那天下午已是黄昏时分。一路上，随着太阳的西坠，我的心也越揪越紧。由于车从维也纳出来就迟了，加上高速公路上塞车，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当我们跑过萨尔茨河上的桥，穿街过巷来到莫扎特故居门前的时候，时间正好是5点30分。虽说6点才正式闭馆，但提前半小时停止放游人入内是规矩。我不由分说迈过栏杆闯上楼去，但馆里的工作人员任你怎么死乞白赖地请求，就是不放行。无奈只好悻悻地下楼而去。沮丧的心情比迟暮的黄昏还要灰暗。格特赖德巷8号，我记下这个地址，发誓在有生之年，不在不久的将来还要来这里，我不能与莫扎特的故居擦肩而过。

我从故居的前面转到后面。比起正面狭窄的小巷，后面倒显得宽敞些。一些贩卖蔬菜水果的小贩在集市上吆喝着，不论是当地的居民还是北来南往的旅人都在各自忙碌着，似乎没人在乎这幢房屋里曾经诞生过的音乐天才。这座五层楼的分租公寓也确实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于左右楼房的是，它的外表被刷成了米黄色。像所有欧洲小城镇的住宅一样，小楼是方形的，中间是一片空地。我抬头向楼上望去，一片漆黑





中没有一点希望。不知道莫扎特住在哪个房间，不知道“天使的演奏”曾从哪扇窗户中飘出。

我在古色古香的城堡的街巷中漫无目的地穿行着，甚至连买几张莫扎特唱片的愿望都没有实现，所有的商店一律都在6点钟关门，店主人微笑着把你拒之门外。也难怪，他们每天都要接待专程来萨尔茨堡拜访莫扎特博物馆的客人，总不会与谁过不去吧。

萨尔茨堡，多么好听的名字，也只有这么好听的名字才能与莫扎特相配吧。然而问了当地人才知道，“萨尔茨”是



莫扎特故居

“盐”的意思，原来历史上这里是个产盐的小镇。这一下，对城市名称的好感也减色不少。看来世上的许多事还是不打听为好，留几分神秘让人永远去猜想不也是很有趣的事吗？转念一想，“盐”虽世俗了些，但莫扎特也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世俗之中，而且那些善良朴实的居民中也有不少他的朋友。比如哈夫纳一家，莫扎特特意为他

们家的喜事写了优美动听的《哈夫纳交响曲》(OP. 385)和《D大调小夜曲》(OP. 250)。正是每天生活都不能少的盐养育了“上帝的宠儿”，也是莫扎特生活中不能少的与下层友人的情感——这不可或缺的“精神之盐”使他快乐。

天色已经全黑了。10月的萨尔茨堡的寒气让我紧裹住身上的风衣。步出街区，来到萨尔茨河边，若明若暗的街灯在风中闪动，一个个朦胧的古堡的轮廓渐渐退进了夜的黑幕中。顶风走在萨尔茨河的寒风中，不时看见一个个圆圆的水泥柱上贴满了古典与流行音乐的广告。虽然音乐节的时间早已过去，但岁末年首的音乐盛事仍是异常活跃。11月13日，基洛夫将来这里上演普罗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再不久还有芭蕾舞剧《吉赛尔》。另一则广告是莫扎特的室内乐演出，与这张典雅的广告并置的是一张反差极大的音乐海报，上面写着：Rocky horror show，一个疯狂的妹子着一身火红的短款衣裙，加上一双白色的长手套，那股火劲仿佛随时可能从海报上跳将出来。我脑子里一闪念：如今萨尔茨堡也不再是古典的坚固堡垒了，流行与时髦无处不在。然而流行与古典怕也不是一刀就能两断的。当年市政厅旁边有个娱乐厅，每当举行化装舞会时，总少不了莫扎特那调皮捣乱甚至是粗鲁下流的身影。热爱音乐、舞蹈和游戏的萨尔茨堡人原本是恣意和放任的，这使得莫扎特一面写出贵族味的雅乐的同时，总忘不了恶作剧与开玩笑，这当中自然也包括和姑娘们握手拥吻打情骂俏。《费加罗的婚礼》可以分析出一千条音乐与文化上的伟大意义，可剧情里令人玩味的东西和萨尔兹堡的生活难道没有异曲同工之妙？流行和古典仿佛是一条河的两岸，走着走着，就被桥汇聚一处了。这“桥”就是莫扎特这

